

陳飛龍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葛洪之文論及其生平

陳飛龍著

文史哲學集成

葛洪之文論及其生平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文史哲學集

葛洪之文論及其生平

著者：陳

飛

龍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六九九五號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一千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緒言

吾國文學，創作悠久，類別孔多，先賢評論，歷代均有所見。兩漢以降，文論漸衆，至魏晉之際，評文之風始盛。文心雕龍序志篇述其情形曰：「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範翰林。」雖各家未盡精當，然已日趨縝密，蔚成風氣矣！其時除上述六家外，復有葛洪抱朴子之文論，尙未爲劉勰引述也。

抱朴子一書，隋書經籍志，分列道家與雜家，四庫書目則列爲道家；其書分內外兩篇，內篇論神仙修煉、符籙、効治諸事；外篇則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其文多作排偶之體，而詞旨辨博，饒有哲理，是固以文名世者也。然其自叙篇云：「洪忝爲儒者之末。」實具儒家所謂「席上之珍」。惟綜覽全書，葛氏之學，蓋由內而外，以出世精神洞察人事，庶幾達於「心齋」「真人」之境。因之其文學思想，亦自內而外，頗能洞澈文學之內涵精神，不受儒家思想言論所囿限，故較具客觀、超然之態度。論文要旨，可得而言者，有數事焉。

貴古賤今，託古改制，起於先秦諸子。黃帝之所以集諸學之大成，而爲百家之共祖，卽其顯例

也。夫古之善者固可貴，亦未必事事皆然，若以「貴古賤今」概括全部歷史，殊背進化法則。是以王充、陸機諸氏，均曾力加闢除。降及葛洪，堅主一切事物屬進化，力證文學亦應隨時代而遞變；此猶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乃爲必然之發展，準此以衡文章，今文之有勝於古文者宜矣！其實葛氏倡「今勝於古」之說，乃針對當時附遠謾近之病根而發者也。

爲文如徒事雕章琢句，爲華藻之言，而不能拯風俗、救世塗，果何補於世道人心？葛氏謂「古詩」「有益而貴」，「今詩」「有損而賤」（抱朴子外篇卷四十辭義篇），今古之分，似與其「今勝於古」之見地大相矛盾，實則不然，此純就「實用」之觀點立論也，蓋葛氏以爲文辭之功效，在勸導諷諭，力排虛美辭藻，壓抑個人情懷，方爲文章正道。此說全屬儒家主張。我國傳統儒家，自來皆以德行為本，文章爲末，文章雖可騁辭耀藻，卻未必有裨於世，故綴文屬辭純爲閑人餘事。其德本文末之說，數千年來，深中人心，牢不可破。若魏文帝所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者，葛氏亦提出「文非餘事」之卓識，以爲文章與德行乃兄弟之關係，並無本末、先後、主從之分；故主「文德鈞等」，是文章自有千秋事業，與道德等量齊觀，不復再視作消閑之具矣！

葛氏謂古不勝今，則今自亦不滅於古，百家之言，代有新境，遞相祖述，高深微妙，類皆出於鴻儒才士之手。若與古人相較，未必悉皆有所減色。故葛氏倡言尊崇「深美富博」之子書，旨在發微顯隱、砭弊助教，蓋漢魏之際，天下擾攘，學者或專攻訓詁，或溺於詩文，久而生厭，諸子之學，遂相繼復興，注釋詮解，創作繁多。視先代著述，各有所擅。思想藉文章而傳，文章藉思想而精。葛氏倡

子書高出經書之論，雖有激而然，但由是使率爾爲文之士，注重文章之質素，俾形式與內涵兩相兼顧；此於針砭浮華之習，實有棒喝之功。文章爲事而著，爲情而發，勸導諷諭之作用見矣！

歷來屬文之士，多以能肖似古人爲榮，而葛洪學富才高，儼辭秀美，屬文能手，深悉創作甘苦，以謂綴詞成章、風品鑒賞，必具行文英才，並曉用筆之方，始克發其機巧，成其佳構。此卽主文學必須獨具匠心，方能出人頭地；不能蹈襲前人之作，而應言人之未嘗言者方爲可貴。自陳晉以來，用典隸事之風，愈益盛行，文士積習，爲文「殆同書抄」「唯睹事例」之文體出焉。其後漸次遞變，復由偶語形式之注重，至於偶語內容之講求。用典組詞，隸事取譬，愈演愈烈，爲求「娛耳悅目」，秉筆爲文，皆同辭賦。葛氏爲文雖多作排偶之體，然以博喻廣譬說理，不尙奇字，駢散雜行，打破其時以四六爲主之行文習慣，此亦葛氏自闢蹊徑之處。故其文章雖偶不覺其繁，雖散不覺其疎。既重內容，復於文句組合之技巧，再三留意焉。

孟子嘗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知人論事，當爲尙友古人之要旨。葛氏生平，見於抱朴子外篇卷五十自叙篇及晉書卷七十二葛洪傳，惟均未能逐年詳記，又或「語焉未詳」。晉書本傳謂洪八十一而卒，其誤實多。此於解析其作品，易滋困擾，特逐年詳加考述之。

葛氏生當晉室南渡之秋，其時玄學方盛，佛學初興，思想之混亂，自兩漢以來，無逾此時。葛氏之先，於道家爲近，而其祖氏及師門，於方術復多研究，浸染既久，影響自多，故葛氏之學，儒其表而道其內，用世之志有不得顯見於事功者，則轉而以仙學爲其想往之境界。或有疑神仙之事者，其實

仙亦人格修養之一特殊位格耳。葛氏之先天境遇，既決定其心性；後天之遭際，又復導使其卓然特立，獨行其志。其事功不可見，其仙學不可學，可以討論者，惟文章之事而已。

葛氏著作，依典籍所載，計有抱朴子等六十餘種，其中或係葛洪所著、所撰、所編、所抄者，亦有後人節錄抱朴子原文、或抱朴子佚文成書者，甚或爲後人所傳會者。其所撰有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專言服食修煉之術，大要以內保精神，外服上藥爲主。內保精神之法有二：曰寶精，曰行炁。行炁之法在胎息。「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胎息即內呼吸，可以流暢血液，調和元氣，與今日所謂「深呼吸」類似，而其方法則近於神密。此即「胎息術」「抱朴子養性論」「玉策記」「龜決」諸著作之附託於葛洪也。至於寶精之法爲房中術，其言曰：「房中之法」其大要在於選精補腦之一事耳」（以上均見抱朴子內篇卷八釋滯篇）。但其方法亦怪誕難信。此亦即「序房內祕術」「玉房祕術」「葛氏房中祕術」諸著作之託名於葛洪也。

至若服食上藥，本爲方士養生之論。葛洪特重此點，故歷訪名山，採藥研製，分藥物爲三等：下品可以療病，中品可以養性，上品可以延命升天，如丹砂、五芝、玉札、曾青、雄黃、雌黃、雲母之類，而以九轉金丹爲最上品。葛氏以爲植物性藥品易於腐化，而礦物類藥品則長生不變，故認金汁、金丹爲升仙上藥（以上均見抱朴子內篇卷十一仙藥篇）。故抱朴子內篇卷十五雜應篇，即自言撰有玉函方百卷，以其書於醫藥學甚有貢獻，故後世遂有肘後要急方、肘後方、肘後救卒方、肘後備急百一方、肘後急要方、肘後百一方、治金創方、肘後備急方諸異名者，僅以增補、時異而書名、卷數有所異耳。

其後梁陶弘景爲之增補，得一百一首，爲肘後百一方；金楊用道亦取作廣肘後方，益世良多。今本肘後備急方僅存七十首，醫方類聚所引，多於今本者十四首，合之凡得八十四首，較之百一方尙闕十七首。此書既已屢爲他人竄亂增益，又復殘闕不完，至足惜也。惟亦足以說明其影響後世之深遠矣！他若抱朴子書中又論及辟穀之法，不寒之術，按摩道引之方，却病之訣，以及其他諸方術，其書於道教理論之建設，與魏伯陽之參同契，同具崇高之地位，若葛氏者，蓋有功於道教者也。其書玉石淆混，亟宜分辨，故一一考證，殿附篇末焉。

葛洪之文論及其生平目錄

緒言	一
----	---

第一章 葛洪之文論	一
-----------	---

第一節 今勝於古	一
----------	---

第二節 文貴實用	一二
----------	----

第三節 文德鈞等	一七
----------	----

第四節 尊崇子書	二〇
----------	----

第五節 文學創作論	二六
-----------	----

一、文貴獨創，不尙摹倣	二七
-------------	----

二、創新爲重，毋隨世好	二八
-------------	----

三、文貴繁富，辭不宜寡·····	二八
四、繁複事理，必配巨構·····	二九
五、才有修短，思分精粗·····	三〇
六、盡其才力，多事推敵·····	三二
七、選用素材，必去瑕疵·····	三三
八、文貴剪裁，不尚拖沓·····	三三
九、文應自然，駢散雜廁·····	三四
十、言文一致，易曉爲尙·····	三八
十一、文自有價，不趨時俗·····	三九
第六節 文學鑒賞論·····	四一
一、鑒賞有標準，不可全憑己意爲斷·····	四一
二、鑒賞重整體，毋以偏失掩其全貌·····	四二
三、觀文如觀林，勿斤斤於一枝之枯·····	四二
四、誠敬以評鑒，不可存成見憑衆說·····	四三
五、文辭之品評，對象各異好惡不同·····	四四
六、文辭之愛憎，因時而變難期苟同·····	四五

第二章	葛洪之年譜·····	四七
第三章	葛洪之生平·····	九五
第四章	葛洪家世考·····	一二三
一、	葛洪十世祖——「疊祖」·····	一二三
二、	葛洪九世祖——葛文·····	一一四
三、	葛洪九世從祖——葛浦廬·····	一一五
四、	葛洪九世從祖——葛孫·····	一一五
五、	葛洪三世祖——葛矩·····	一一六
六、	葛洪三世從祖——葛彌·····	一一六
七、	葛洪二世祖——葛焉·····	一一六
八、	葛洪祖父——葛奚·····	一一七
九、	葛洪從祖——葛玄·····	一一八
十、	葛洪父——葛悌·····	一二〇
十一、	葛洪之兄弟——胞兄二人·····	一二〇

十二、葛洪之表兄弟——劉士由·····	一二一
十三、葛洪之妻——鮑姑·····	一二二
十四、葛洪之子——不知其名·····	一二一
十五、葛洪之姪——葛望·····	一二二
十六、葛洪之從孫——葛巢甫·····	一二二
第五章 葛洪之師徒、交遊考·····	一二三
一、鄭思遠——葛玄之徒、葛洪之師·····	一二三
二、鮑靚——葛洪之師·····	一二四
三、何幼道——葛洪敬仰之人·····	一二六
四、郭文——葛洪敬仰之人·····	一二六
五、陸機——葛洪敬仰之人·····	一二八
六、郭璞——葛洪敬仰之人·····	一三〇
七、李淳風、魯生、黃章暨許邁——葛洪同門師兄弟·····	一三三
八、滕升、安海君、望世暨黃野人——葛洪之弟子·····	一三五
九、嵇含——葛洪之友·····	一三五

十、鄧嶽——葛洪之友·····	一三八
十一、干寶——葛洪之友·····	一四〇
十二、顧颺——葛洪之友·····	一四一
十三、滕永叔——葛洪之友·····	一四二
十四、鮑敬言——葛洪之友·····	一四二
第六章 葛洪著作考·····	一四三
參考書目·····	一九九

第一章 葛洪之文論

陳飛龍著

第一節 今勝於古

歷代以來，率常貴耳聞而賤所見，高往古而下後世。如東漢桓譚新論有言：「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也。」（註一）漢書揚雄傳贊復引其言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註二）而後王充論衡齊世篇亦曰：「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註三）降至魏世，曹丕典論論文亦曰：「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凡諸引語，皆所以說明「貴古賤今」，各爲當世之風尚。逮於晉世，晉書左思傳復有言曰：「（晉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註四）足見其時習氣，亦復如是。凡此種種，不難想見「貴遠賤近」、「今不如古」之說，由來已久，深植人心而牢不可破者也。是以自古及今，爲文必道尚書，說詩必稱三百。此一成例，殆無人敢相左。迨葛洪出，則以爲此一事象，似有未當，乃於抱朴子中，設鈞世專篇，爲之說明。茲爲論述之更，分段明如后：

首先，葛氏乃假「或人」之口，提出相反之意見，展開問題，其言曰：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螳垤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

按此段文字，與王充論衡自紀篇所設之「或曰」者，如出一轍（註五）。以爲：古之著書者，因「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之著書者，以其「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古今相比，猶大陵之比螳垤，相去甚遠。揚洪東漸之水，必發自崑崙；致遠弘韻之文，必出諸英俊。「或曰」之語，實係傳統之說，而非王充葛洪二氏所主者也。

茲就標明「抱朴子答曰」文句，分段加以解說如后。先曰：

「『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竅之無外；習拘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曠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

意謂：以管窺天、以穴視文者，難以探索無外之九竅；思慮拘泥、食古不化者，不克表達卓越之創見。往古之士，並無鬼神，其形骸雖毀於往昔，然其心智常寄於簡策；思慮見乎文辭，衷情自必可喻。古書多隱，每因：（一）「世異語變」，（二）「方言不同」，（三）「經荒歷亂」，而難於知曉。葛氏此說，蓋與王充論衡自紀篇所謂「古今言殊」、「四方談異」者（註六）相同，而尤有進者焉。

又曰：

「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洋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嘸嘸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

此言：「尚書」「政事之集也」，然與近代「優文、詔策、軍書、奏議」相較，誠非「清富瞻麗」之作；「毛詩」「華彩之辭也」，惟與「上林、羽獵、二京、三都」諸賦相比，終非「汪洋博富」之篇。然則後世諸作，曷克勝曩古諸家？蓋因守成不變，抱故不化者，均拘拘於翫習，有耳而無目，不知有所變通故也。其人以謂「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於是「貴遠賤近」之說由來久矣！新鑄之劍，常以偽刻名識而增其價；破舊之書，每因詐加序跋而受珍寶。於茲可見，「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

葛氏先以「書」「詩」爲例，力證今文勝於古文。復見世人貴古風盛，乃列舉近代之作有勝於前代之文。今人之言有優於古人之辭者，以證貴古賤今之說殊不足取。並進而謂今文之「清富瞻麗」、「汪洋博富」，即其所以超越古書「醇素樸拙」之處。葛氏亦曾痛責崇古卑今之人爲「守株之徒」，以謂彼等皆「有耳無目」者也。須知貴古賤今，學者通病。葛氏主文學進化之論，品評文學不可有所

局囿，其於文學思想實有創獲，非拘墟者所可比擬也。

又曰：

「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註七）

葛洪雖力詆「貴古賤今」、「卑近尊遠」傳統之說，但亦無「古書無用」「近事獨尊」之意。證諸前引文字，當可知其梗概。葛氏以爲：古書雖未必盡善，要當爲學者采薪、捕魚、狩獵之所，有如東甌、長洲之林，良材雖多，未可逕稱爲壯觀大廈、宏麗華居；彷彿雲夢、孟諸之澤，爲水族之聚處，難於直稱爲烹成之盛饌，兪兒狄牙調就之美味。凡此諸語，皆所以說明：文學作品爲一事，文學素材又爲一事，豈可混爲一談。

又曰：

「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敖』『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